



联合 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018
30 June 1977
CHINESE

第二〇一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星期三
上午十时三十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 巴顿先生	(加拿大)
<u>理事国</u> ： 贝宁	洪加武先生
中国	陈楚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冯·哈塞尔先生
印度	贾帕尔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贾伊德先生
毛里求斯	兰普尔先生
巴基斯坦	阿洪德先生
巴拿马	伊留埃卡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默里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扬格先生
委内瑞拉	洛佩斯夫人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 (LX-2332 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七年七月 一 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七年七
七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上午十一时零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莫桑比克的控诉

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二日莫桑比克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350和Add.1)。

主席: 按照第二〇一四次会议的决定, 我请莫桑比克发展和经济规划部部长马赛利诺·多斯·桑托斯先生阁下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 莫桑比克代表多斯·桑托斯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 按照前几次会议的决定, 我请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博茨瓦纳、古巴、埃及、加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几内亚、莱索托、尼日利亚、塞内加尔、苏丹、斯威士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赞比亚等国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邀请, 阿尔及利亚代表拉哈勒先生、安哥拉代表多斯·桑托斯先生、博茨瓦纳代表克韦拉戈贝先生、古巴代表阿拉尔孔先生、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加蓬代表拉维里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弗罗林先生、几内亚代表珍妮·马丁·西塞夫人、莱索托代表莫拉波先生、尼日利亚代表加尔巴先生、塞内加尔代表吉戈先生、苏丹代表迈丹尼先生、斯威士兰代表马林加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阿拉夫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姆卡帕先生和赞比亚代表姆瓦勒先生在安理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

主席: 我收到了巴拿马常驻代表以拉丁美洲集团六月份主席的身份所写的来信要求巴西代表被邀以该集团代表的身份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问题。因此, 我提议按照惯例并在安理会的同意下, 依据《宪章》第三十一条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规定, 邀请巴西代表参加安理会的讨论, 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由于安理会议席座位有限，我请巴西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的座位就座，但有一项了解，在他想要向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巴西代表科雷亚·达科斯塔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所列的项目。

安理会的理事们面前都有一份载在 S/12353 号文件内的一项决议草案。

发言者名单上的第一位是博茨瓦纳公共事务和新闻部部长克韦拉戈贝先生阁下，我欢迎他，并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克韦拉戈贝先生（博茨瓦纳）：主席先生，阁下出任安全理事会六月份的主席，容许我向你致以我国代表团十分热烈的祝贺。我要感谢阁下和这个庄严的机构的其他理事国，给予我们机会参加这个十分重要的辩论。看到由一个同博茨瓦纳维持友好关系的国家的代表主持这场辩论是令人感到高兴的。我们深信以阁下丰富的外交经验和才能，加上贵国对人权的保障所激发的鼓舞，必须使你能够指引这场辩论圆满结束。

对我的兄弟，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常设政治委员会委员兼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发展和经济规划部部长马塞利诺·多斯·桑托斯阁下，我要说：我希望在六月二十八日这场重大的辩论开始时和他在一起，但由于无法控制的情况，我不能如愿以偿。我无须在此再向阁下重申在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最需要帮忙的时候，博茨瓦纳一定是全力支持的。我们同前线国家以及非洲统一组织一道，曾坚决地站在一起。我们毫无条件的支持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们的斗争也就是我们的斗争。贵国坚决支援南部非洲的解放，我国深感钦佩。

安全理事会今天要处理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南罗得西亚非法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对英雄的姐妹的莫桑比克共和国一再悍然进行侵略，在我们区域造成紧张局势和

不安。在听取了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发展和经济规划部长明确有力的发言后，任何人也不会怀疑局势的紧迫、危急和严重，任何人都会受这项发言的感动，面对局势感到焦虑。

安哥拉、博茨瓦纳、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等前线国家都派了部长出席这里的会议，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并授权阿尔及利亚、加蓬、莱索托、尼日利亚等国的外长在辩论中协助莫桑比克，这些事实都清楚地表明了非洲对这场辩论是如何的重视。我们深信安理会理应以严肃的态度来处理这个问题。

博茨瓦纳今年一月出席安理会会议时，我们和若干其他国家曾提出警告说，索尔兹伯里非法种族主义政权如果继续存在，不但对我们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是一种威胁，同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也是一种威胁。在莫桑比克发生的事件证实了这种警告的准确性。只要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存在，就必然要时时进行象今天这样的辩论，通往安全理事会的道路上也必然有受侵略之害的民族的足迹。

我无须在此详述非法政权多次在莫桑比克进行的入侵、袭击、毁坏财产、杀害、轰炸及其他种种暴行；我的莫桑比克的兄弟和先我发言的各位代表已经提出切实报告。我只要说这一系列的侵略行径显明，在津巴布韦人民加强其英雄而合法的斗争的同时，叛徒政权也会在津巴布韦的必然独立进程中作垂死徒劳的挣扎时，寻找代罪羔羊。

当我们谈到一九七六年三月至一九七七年三月间一共发生了143次侵略事件，当我们听到单单在一九七五年五月至一九七七年六月中便有1,432名无辜平民惨遭杀害，其中包括不少津巴布韦难民，另有527人受伤，此外还有很多英雄的莫桑比克士兵和民兵为保卫祖国而牺牲生命，还有更多的人，包括军人和平民，在这段时间之前便已牺牲了，因为自一九七五年莫桑比克独立开始，便受到敌人袭击了；当我们听到在对抗葡萄牙人的长期殖民战争后以巨大代价来发展的无数和平村落被夷为平地；当我们得悉该政权在其冒险行动中现正使用具有高度破坏力的精锐武器，包括幻影式飞机；当我们听到索尔兹伯里的狂暴叛变者以所谓“穷追策略”——武

装侵略的一个好听的代名词——来威胁赞比亚、莫桑比克和博茨瓦纳时，我们可以肯定该地区已经处于战争状态，这是一场史密斯及其支持者应负全责的战争。

敌人已不再满足于短暂、迅速、零星的入侵行为了。现在已经扩大成一系列计划周详、有系统的入侵，主要目标是莫桑比克的平民，以及社会和经济基本设施的重要部位。

敌人对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和博茨瓦纳进行这些威胁和侵袭，其用意是明显的，首先是要制造混乱，要打击这些国家人民支持津巴布韦解放运动和帮助逃避高压政策的人士的意志；其次就是使冲突国际化，希望那些在该地区有非法利益的国家会伸出援手来拯救索尔兹伯里的叛变政权。博茨瓦纳、莫桑比克、赞比亚已经公开指出，任何程度的扰乱或袭击都不能吓倒它们，或胁迫它们放弃全力支持津巴布韦彻底解放的国际主义责任的。在这方面，非洲是一致的。

现在，我要向斗志昂扬的莫桑比克政府和人民，特别是莫桑比克人民解放部队和人民民兵的成员致敬，因为他们坚决地抗拒赤裸裸的侵略，毫不动摇。

我们同南罗得西亚的种族主义少数打交道时万万不能存有幻想——这种幻想通常都是因为对殖民的种族主义少数的企图和最终目标分析不透彻而引起的。凡是希望变革罗得西亚局势的人，必须了解某些基本事实，这样才能提出有效的对策。

第一，罗得西亚是在一八九〇年代由一批有意在该地定居的人开拓为殖民地的——所谓“有意”就是指不论受到什么压力，特别如果压力软弱无力，过去和现在一样，他们是打算留下来的。

第二，他们坚决认为继续掌权只有一条路就是在罗得西亚建立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即一边是统治者，一边是被统治者的这种社会。

第三，这些殖民者多年来，公然当着管理国英国政府的面，建立了各种在政治、法律、军事、社会、经济等方面强化自己地位所必需的机关。其一贯的目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就是要排拒非洲人参与政府的重要机构同其口讲的一套相反，

这样就保证他们可以永远统治。

第四，在面对国内和国际压力之下，小小的改动是可以的，但绝不会放弃由白人来指挥和控制罗得西亚的事务。

当罗得西亚的叛变者突然宣布愿意接受多数统治，去年有些人就相信史密斯如此宣布，但是如果大家都记得上述基本事实的话，都必然会感到怀疑。不过，后来在日内瓦的情况显示史密斯对多数统治的解释只不过是妄图欺骗国际社会，以便为自己取得喘息的机会。

现在无法确定索尔兹伯里的叛变者真的需要真正的多数统治，国际社会，特别是那些同非法政权有密切来往企图解决罗得西亚问题的国家，应该十分谨慎，这样才可以避免失望。

我们并不是指责那些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可是，根据我们同索尔兹伯里那些狡猾的家伙打交道的经验，我们不能抱幻想，这样才能避免拟定不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因这种办法只会加强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的一切特权。

拟定解决罗得西亚问题的办法，不能只从罗得西亚着眼。非法政权已经存在了十一年多，虽然它受到了口头的谴责。当然罗得西亚也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之所以能够生存，是因为得到它所需要的军事和经济支援。它之所以能够袭击邻近非洲国家是因为它拥有发动这些袭击的资源。我们在罗得西亚所看到的如此规模的战争机器，假如没有大量的武器和石油供应是无法办到的。这一切供应，罗得西亚是从违抗制裁最顽固和最大胆的南非那里得到的。南非对此也直认不讳。

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日，种族隔离南非的外交部长在纽约一个题为“为什么在南非投资？”的研究会上发言，宣称南非是不会参与制裁罗得西亚的行动的。罗得西亚既然有这样强大的贸易伙伴提供支持，而且后者又同高度工业化的西方国家有贸易关系，罗得西亚就得到了长期生存的保证。任何提议的解决办法都必需充分考虑到这项事实。

只要南非的种族隔离继续存在一天，南部非洲的问题也将继续存在。南非乃是这个邪恶的系统的核心。

英联邦各国政府首脑最近的伦敦开会时发布下面声明，认识到这项事实：

“南非在拖延南部非洲相互关连的问题上面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
声明又指出南非的政策对整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构成严重的威胁。

安全理事会已经对南罗得西亚问题讨论很久了，但所拟具的解决办法并没有推翻这个非法政权。考虑到这一点，并考虑到该区域局势迅速恶化的情形，安理会在应该规定一些同局势的严重性相符合的解决办法。光是一致地谴责叛变者是不够的。光是一致的道义谴责，而行动上却不一致，就是使该政权喘延到现在的因素。现在所需的是协调一致、坚决而实在的行动，一定要使非法政权及支持它的国家遵守规定。

我们认为，最近在马普托举行的反对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人民国际会议所通过的行动纲领，对促进我们的共同目的，争取津巴布韦的独立，提供了具体行动的计划。

我们吁请国际社会在政治上、外交上、特别是财政上和物质上支援莫桑比克，因为它在全力支持解放斗争、封闭同罗得西亚接壤的边界，以及认真执行联合国对叛变殖民地所实施的制裁时，莫桑比克遇到无可言喻的困难，受到袭击也是其中困难的一部分。事实上，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是在肩负应该由整个国际社会肩负的重担。

我们想到莫桑比克刚从一场漫长的殖民战争中站起来，经济破碎。正当它百废待兴的时候，叛变政权却在破坏一切，这就更加可见这个担子是何等繁重了。

国际社会应该向莫桑比克提供足以有效地抗拒侵略的手段，这是至为重要的。莫桑比克只有自己壮大才能保卫其赢得不易的独立，才能在解放津巴布韦方面充分发挥作用。莫桑比克也需要重建破坏的一切，同时照顾那些逃避压迫的人士。马

塞里诺·多斯·桑托斯先生已经在其发言中概述了莫桑比克需要的性质。国际社会应该对他的并不过分的要求作出响应。

国际社会也应该加强努力，设法推翻叛变政权。除了政治和外交行动以外，首先要做到的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四十一条加强现有的制裁办法并予以扩大范围，其次是国际社会应向津巴布韦自由战士提供更多的援助，因为归根到底，推翻叛变政权的一定是他们。

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是直接了当并不含糊的，只是规定了应付这个十分严重局势所必需的最起码的行动。安理会被应该可以一致同意通过这项决议草案。

莫桑比克人民、津巴布韦人民、非洲人民、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在期待安理会采取坚决的行动。希望安理会的决定不负众望。

主席： 谢谢博茨瓦纳部长对我国所说友好的话。

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巴西代表，他要代表拉丁美洲集团发言。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发言。

科雷亚·达科斯塔先生（巴西）： 我按照安理会暂订议事规则给予的特权，并且已将我发言的英文本交给秘书，我要以我自己的语言在安理会上发言，这种语言也是我们非洲的姐妹国家莫桑比克、安哥拉、几内亚比绍、佛得角以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语言。

（继续用葡萄牙语发言；由代表团提供英文本）

拉丁美洲集团一直密切关怀南部非洲的事件，因而不能不参与安全理事会对于伊恩·史密斯非法政权对莫桑比克共和国和人民一再采取的侵略行动所举行的辩论。

我特别感激被选为本次会议拉丁美洲集团的发言人，因为巴西与葡语非洲具有最密切的关联，这种关联是多方面的，包括种族、历史、文化以及情谊的关联。

我们不能够确定非洲对巴西人民的种族形成有多大的贡献，因为我们极力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不管有多巧妙的掩饰，以致有关种族根源的一切问题在许多年以前都已经从我们的人口调查表格上撤销了。

巴西和整个拉丁美洲都对南部非洲目前的动荡局势感到焦虑，因为国际社会再也不能再无动于衷，不能再容忍全世界的良心强烈谴责的暴力行动。

莫桑比克发展和经济规划部部长马赛利诺·多斯·桑托斯先生在安理会指出，对他国家的侵略行动逐渐升级，最主要的是构成对国际社会的挑战，对联合国的权威和声望的侵犯。

安全理事会今年已经开了两次会审查一个受到伊恩·史密斯种族主义非法政权侵害的会员国所提的控诉。应当一提的是，已经受到普遍的谴责和咒骂，并且是我们组织实施制裁的对象也就是这个政权。

侵害莫桑比克这个年轻的非洲国家的军事行动越来越频繁，这个国家在战场上赢得了独立，并且在最初几年中，付出重大的代价，设法发展经济，并且提供国民

符合人类尊严的生活条件。就是这个国家勇敢地作出决定，封闭它与南罗得西亚的边境，并且严格执行联合国制裁索尔兹伯里政权的决定和建议。但是，崇高的莫桑比克人民所付出的代价，对于一个经济和军事比较薄弱国家而言是过分和不公平的。这个国家不能和拥有包括高度有效的空中支援的现代化武器的敌人匹敌的。

六月二十八日马赛利诺·多斯·桑托斯部长向安理会提出报告，简要地说明了逐步恶化的局势。恶毒而卑鄙地攻击莫桑比克领土内太特、马尼卡和加扎省等地的平民区，已经造成重大的伤亡。这种攻击，从另一方面来看，反映了索尔兹伯里政权决心不惜以任何代价，企图通过逐步升级的军事行动和冲突的可能国际化，苟延它本身不合理的存在。就这点看来，对莫桑比克的侵略是一种阴谋，企图转移大家对津巴布韦的独立这一中心问题的注意。

去年三月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386(1976)号决议，我们充分认识到国际社会有义务提供莫桑比克需要的技术和财政援助，没有这些必要的援助莫桑比克便不可能推展重建国家经济的艰难任务，同时执行本组织通过的各项措施。虽然国际社会响应了该决议的呼吁，提供了相当大的援助，但是并不足以弥补莫桑比克因为冲突的军事行动逐步升级，而遭受到的损失。

十五个月过去了，莫桑比克政府正提出一项新的热切呼吁，要求国际社会提供物质援助，就是在伊安·史密斯政权的军队威胁下，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所不可或缺的物质。

莫桑比克要完成的任务并不仅仅是它的任务。消除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残余是我们自签署《联合国宪章》以来所应履行的任务。因此，见到完全承担执行安理会通过的制裁措施的姐妹国家受到他人侵略，我们不能够坐视。莫桑比克呼吁安理会加强必要措施，履行这项任务，我们都必须为这项任务的成功作出贡献，拉丁美洲完全同意这项呼吁。

我代表拉丁美洲国家赞同此项呼吁，并且确信安理会一定会积极响应，会一致通过贝宁、印度、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毛里求斯、巴基斯坦、巴拿马、罗马尼亚等国提出的决议草案。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给予莫桑比克，并通过它给予整个非洲坚决的支持，特别是对那些在历史上某个时期曾经流血取得自由和赢得独立的国家，给予坚决的支援，是我们应尽的义务。

主席： 下一个发言人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的议席上就座发言。

阿拉夫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和我国代表团会同其他代表团一起藉你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机会，对你的国家和个人表示由衷的赞扬。我深信，在你的任期之内，安理会有能够就提请它注意的本重要事项，采取大家所期待的必要行动。

主席先生，我也要就我国代表团能够参加这项重要的辩论，对你和安全理事会的其他理事国表示感谢。事实上，我们认为，我们密切关怀非洲兄弟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政权进行的斗争，因为我们的人民正在对我们区域内同样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政权进行同样的斗争，我们是第一个知道一个民族只因为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决议，并且决心抗拒种族主义，抗拒其领土被外国统治和外国占领，就遭受到外国种族主义侵略者的一再攻击和欺凌，有多么痛苦，多么沮丧，多么气愤。

这次辩论已进行到最后阶段，安理会已经听取了前面好几位发言人的意见，我认为我没有多少要补充的。事实上，非洲已经派遣了许多最杰出的国民，说明莫桑比克人民对伊恩·史密斯非法种族主义政权进行英勇斗争的正义事业。该政权对津巴布韦人民，及最近对邻近的莫桑比克、博茨瓦纳和赞比亚人民一再进行侵略行动，该政权必须受到惩罚。国际社会再也不能坐视让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对非洲人民的自由、尊严和主权，进行罪恶的侵略。

对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一再进行的侵略，事实上不只是针对敢作敢为的、最近获得独立的国家，而且是针对整个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的。 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因为要忠实地执行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和决定，不顾损及莫桑比克自己的重要经济利益，封闭了它的边界，对非法的种族主义政权实施制裁。 换言之索尔兹伯里非法政权攻击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和其他前线非洲国家，事实上是想惩罚联合国，恐吓其他国家，阻止它们执行联合国对该非法政权实施制裁的各项决议。

在这种情况下，担负消除侵略和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责任的机构，安全理事会必须积极行动起来。 今日受到种族主义少数政权之害的民族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同情，或是更多的没有执行的决议，而是采取能够推翻夺权的种族主义政权，并且在南部非洲建立期待已久的新政的具体行动。

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授权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发展和经济规划部长向安全理事会提出这个问题，他已经就索尔兹伯里非法政权对莫桑比克人民蓄意进行有计划的侵略行动一事，向安理会提出详细的报告。 安全理事会已经知悉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自开始对南罗得西亚执行联合国的制裁以来，平均每三天遭受到一次以上的攻击； 1,400 余人，大多数是津巴布韦的难民，被伊恩·史密斯的军队杀害，数十个村庄和其他地区被种族主义侵略者全部夷为平地。 伊恩·史密斯非法政权的军队使用了杀伤炸弹、凝固汽油弹、重炮、坦克甚至用海市蜃楼式战斗机来对付非洲人民。

正当我们认为南罗得西亚种族主义非法政权应当受到充分的国际制裁的时刻，想不到它的军火库里却出现了这种精锐的武器，这件事引起了很多疑问。 这证明——如果还需要证明的话——南部非洲种族主义政权和非洲大陆附近同样性质的政权互相有勾结。 建立了丑恶的联盟。 也证实了有些大国并不象它们装扮的那样，它们并非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的反对者。

再者，非法的伊恩·史密斯政权的军队使用这种精锐的武器令人想到最近某些种族主义政权的最高级领袖交互访问和联系，并且根据它们之间特别是在军事方面缔结了秘密协定。

此外，战术和侵略行动的形态相似也进一步证明这些政权之间有密切的合作。

阿拉伯前线国家和人民、城镇和村庄正好象它们的非洲兄弟一样，曾经连续遭受到野蛮的攻击和罪恶的袭击，这些行动都是在所谓“穷追敌人”的借口下进行的。巴勒斯坦人、黎巴嫩人、约旦人、叙利亚人和埃及人等曾经遭受到几千次相似的侵略和凶恶的袭击，这些行动都是以清剿自由战士和解放运动成员及攻击他们的基地为借口而进行的。

今年三月在开罗召开的第一次非阿最高级会议，鉴于这种情况所以要在其《政治宣言》中，重申必须加强非洲和阿拉伯人民反对“在南部非洲、巴勒斯坦和其他被占领的阿拉伯和非洲土地上出现的种种形式”（A/31/61, 附件, 第一页）的种族主义政策和政权进行斗争的统一阵线。

此外，最高级会议又决定，作出更大的努力“谋求最有效的方式方法着重在国际方面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孤立这些政权。为此，最高级会议认为必须在政治、外交、文化、体育和经济方面继续对这些政权实行全面抵制，特别是要对它们实行石油禁运。”

（《同上》，第二页）

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正受到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的猛烈攻击，因为莫桑比克支持津巴布韦人民对索尔兹伯里少数非法政权的斗争。因此，只要该非法政权仍然掌权，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和非洲其他前线国家将仍是种族主义雇佣军侵略和攻击的目标。恢复该区域的和平与公正的唯一办法，是对这种种族主义政权作致命的打击，并且消除它们在违反非洲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意愿的情况下掠夺来的非法权力。

各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前线国家对这些政权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尽管非洲人民非常英雄，并且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代价，但如果国际社会和联合国会员国的积极援助和支持，是不足以打跨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的。

因此，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提供一切形式（我强调一切形式）的援助，支持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抗拒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的侵略而进行的斗争，并使它得以克服由于遭受到这种侵略行动及忠实执行联合国决议所造成的严重困难。

国际社会必须同样对英勇的津巴布韦人民提供一切援助，以便津巴布韦人民能够尽快打败种族主义压迫者，实现多数统治。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愿重申将不遗余力支持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以及所有的非洲前线国家人民对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及其同盟国进行斗争。

叙利亚是二十四国委员会和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积极成员，也是阿拉伯国家集团和不结盟国家集团的成员国，一定始终不渝地把非洲人民的斗争看作是它自己的斗争。

最后请允许我引述两个星期前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阿萨德总统发表与非洲兄弟团结的宣言，他说：

“我们的人民认为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等人民对种族隔离、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就是自己的斗争。这不仅是由于我们坚决遵守人类的崇高理想和价值，也不仅是因为我们在整个历史上受到殖民统治的痛苦，而是因为我们现在也面对一种新形的殖民主义，这就是种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通过征服和武力，在我们阿拉伯领土的一部分建立一个殖民政权。它的意识形态和作法与在南部非洲实行的意识形态和作法是完全一样的。”

主席：我谢谢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对我国所表示的友好的情意。

阿洪德先生（巴基斯坦）：首先，我要代表巴基斯坦代表团热烈欢迎莫解阵线常设政治委员会委员兼莫桑比克发展和经济规划部部长马塞利诺·多斯桑托斯先生阁下。

安理会已听取了这位部长所叙述的关于史密斯非法政权向他的国家继续不断进行的侵略行为。这种武装攻击都是正式的军事行动，使用了精锐的武器，把整个村庄和地区夷为平地。到目前为止，他们已造成1,400多人的死亡，对莫桑比克发展中的经济和社会基层设施的重要地方造成了广泛的破坏。这种暴力行径，在范围、次数和残酷程度是伊恩·史密斯先生所作不惜代价的挣扎中前所未见的，他的目的就是要保持他及其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十二年前所篡夺的权力。他们的权力过去相当稳定，但最近情况已大起变化。

史密斯政权今天所感到的不安和紧张是无须怀疑的。下面的事实也是不容置疑的：该少数政权片面宣布独立十年以来，一直认为它的存在基本上不会受到挑战，并认为那些国际社会可能取得协议的惩罚性措施和制裁一定是没有效力，很容易对付的。事实上，谁能否认，一九六五年所加诸的选择性制裁和一九六八年所加诸的广泛的强制性制裁都已经证明毫无效果？史密斯政权不仅根本没有低头，事实上在经济和军事上都是一年比一年强，甚至在今天，它用战争和侵略来苟延残命，也似乎不怕受到有力的报复。

巴基斯坦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先生在六月十日的国民议会讲话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伊恩·史密斯政权如果没有大不列颠和其他英联邦的白人成员国的支持，能够支持下去吗？对罗得西亚所实施的禁运，执行有效吗？如果是的话，那么史密斯先生的政权就活不下去的。”

这些问题并不只是空言，而是造成今天局势的复杂问题的核心所在，而这种问题的复杂性又常常被提出来作为不采取任何行动的挡箭牌。现在安理会正审议该非法政权对邻近国家所造成的破坏问题，非法政权的行动对非洲和平造成威胁的问题，及该政权似乎决心要引起种族冲突的问题，等等，我们必须要问，怎么会容许

发生这种局势的呢。

一小撮人就能够摆脱管理国的控制，而管理国只能站在一旁，显然无法用武力来扑灭叛变，但是在其他殖民地内却随时用武力来镇压从事合法独立斗争的人民。

几乎就在这些移民片面宣布独立的前夕，包括飞机在内的种种军事设备都转交到史密斯行政当局的手中。执行强制制裁已有九年，但石油公司仍然能够在违反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及其本国的法律的情形下，继续向南罗得西亚供应石油，虽然这些公司所使用的规避方法和花招早已为所有有关方面所知。

软弱和犹豫，商业主义和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当然还有基于种族主义的同情，等等，都是造成罗得西亚问题难以解决的因素，因此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二日英国外交大臣迈克尔·斯图尔特先生向本安理会所作的保证也就无法实现，当时他向安理会这样保证说：

“清楚和明白无误的是，在南罗得西亚重建法治是英国政府的责任，以便时机一到，那个国家不仅得以享有独立之名，而且它的全体人民得以享有自由之实。”(S/PV. 1257, 第19段)

三年后，安全理事会以第253(1968)号决议对南罗得西亚实施强制制裁，当时联合王国代表卡拉登爵士向安理会保证，安理会通过的措施将能公正地解决这个问题。这种保证在过去的九年里经一再重复提出。实际上，罗得西亚问题的和平解决仍然连影子都看不到。虽然我们并不是不重视各有关方面为实现谈判解决所作的努力，但显然，由于史密斯非法政权已经使用武力，这种希望就大打折扣，可能它正是故意这样做的。南非非洲的那些少数政权并不真想解决问题，他们想用各种欺骗手段来延长他们的统治。他们自称为西方文明和基督教价值观的遥远的堡垒。他们谈到共产主义的危险，也许他们希望最好能把外国也牵涉在这场冲突中。他们力图鼓动陈旧的种族主义，煽动种族情绪，因而竟称多数统治就是南部非洲白人居民自取灭亡之途。

南部非洲的局势也确实有种族冲突的种子，但这不是黑人多数要煽动这种情绪，

而是种族主义的统治者在煽动，这些统治者为了延长他们的特权、延长他们的剥削和掠夺，不惜作任何冒险。

南部非洲各国人民为抗拒种族主义控制和经济压迫而求解放的斗争，为争取自由和人类尊严而进行的斗争，都是根据各大宗教和文明所尊重的原则。这种斗争是《联合国宪章》所标榜的原则核可赞同的。如果斗争走向暴力形式，并且可能升级，事实上也必然会升级，那么原因就是除暴力以外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事实上，今天，南部非洲的那些种族主义政权原有的气焰和信心似乎已经动摇，大部分原因是争取自由的斗争在这些年来不断地壮大。多斯桑托斯部长说的好，自由既不是一项馈赠，也不是一种让步；自由必须用牺牲和斗争来取得。这一历史教训史密斯和他的同路人以及那些指导都应在南部非洲从头学起。

现在安理会必须负起它的责任，采取迅速有效的行动，阻止史密斯对邻近国家进行的破坏行动。国际社会有响应莫桑比克所要求的国际协助的责任。我国已决定依照安全理事会第386(1976)号决议的规定，提供100万卢布交由莫桑比克政府用来向巴基斯坦购买它所需要的东西。我们只希望巴基斯坦有能力作得比这样有限的贡献还多些，这个援助是巴基斯坦和莫桑比克两国人民日增的友谊的象征，也是巴基斯坦对莫桑比克在协助南部非洲解放斗争中与莫桑比克所负责任团结一致的象征。

一本这种精神，我国很欣然作为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的一个提案国。我们希望决议草案不仅会获得全体一致的通过，并且会充分而毫无保留地付诸执行。我们特别希望能采取有效措施完全断绝供应南罗得西亚的石油。巴基斯坦代表团并且认为，第一步应该按照《宪章》第四十一条全部的规定来采取行动，并必要时考虑采行第四十二条所规定的行动。现在最重要的是审议如何对南非实施军火禁运，因为罗得西亚问题与南非境内的种族歧视和少数统治的更大问题分不开来的。

我国代表团已注意到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有一天所通过的有关莫桑比克的决议。我们也注意到并同情地听取了安哥拉、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加蓬、莱

索托、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等国部长在安理会上的发言。现在有这么多非洲的内阁部长亲临安理会是非洲大陆各国对南部地方日益恶化局势越来越感焦虑的一种表示。这也表示非洲团结一道进行反对种族歧视和少数统治的斗争。我所代表的国家是亚洲立志要消除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反对侵略和干涉，并立志为全世界的正义与和平力求第三世界互相团结，我要正式宣布保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一定在道德方面以及我们力所能及的物质方面帮助南部非洲人民达到他们的正义目标。

主席先生，今天是你主持我们会议的最后一天，让我趁此机会在记录上正式表示我个人对你的钦佩。你在本月份会议期间，有效、坚定和熟练地主持了我们议程上许多困难事务的讨论。

主席：谢谢巴基斯坦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贾帕尔先生（印度）：安全理事会现在在处理的情况是有点奇怪的，一个联合国会员国遇到来自南罗得西亚的一群装备齐全的敌人的大规模进攻，这群人现在非法地控制了南罗得西亚这个国家。平均每隔三天有一次对莫桑比克的攻击发生，造成1,400多人死亡，破坏了村庄、难民营、医院、学校、商店、蓄水库、桥梁、通信中心，等等。从攻击的性质和规模上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有计划的进攻，目的是破坏莫桑比克的经济和社会基层设施。

攻击部队使用了重炮、装甲车辆、坦克、直升机、甚至飞机。毫无疑问，莫桑比克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了好几次严重的侵害。此外，这种攻击对联合国权威，特别是对安全理事会权威的一种挑战。

这次辩论的重要性因为有下列人士的出席而特别突出：莫解阵线副主席兼莫桑比克发展和经济规划部长——我们已以深切的同情听取了他的发言，以及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博茨瓦纳、莱索托、尼日利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赞比亚等国的部长。

对莫桑比克的攻击是由一个集团——有些人称它为一个政权——所发动的，这

个集团篡夺了英国殖民当局的权力，可以说是劫持南罗得西亚殖民地来延长自己的那套殖民剥削的形式。它把居民当作人质，已经侵犯了三个邻国的主权。联合国已经确认南罗得西亚居民的利益是最重要的，依照《宪章》第七十三条的规定，他们有权取得真正的独立，但是这个伊安·史密斯集团却阻止了他们实现自然合法的政治愿望。他们有权解放自己，我们都有义务援助他们完成任务，而援助他们的责任对莫桑比克、博茨瓦纳和赞比亚三个邻国来说是特别沉重。我们帮助这些邻近国家的责任就象我们帮助南罗得西亚人民摆脱史密斯集团控制的责任一样重大。

南罗得西亚还不成为一个国家；它的地位仍然是英国的一个殖民地，只是其殖民化过程脱了轨。要对这种脱轨现象负责的伊恩·史密斯集团在国际法上是没有地位的，不具有任何权利。事实上，该所谓的政权根本没有权利存在，除非它得到南罗得西亚多数人民的同意。很不幸，安全理事会迄今对它所采取的行动只是规定一种已经证明是无效的制裁办法。因此，已经有代表提出了禁运军火和禁运石油的要求，我们支持这些要求。但是迫在眉睫的问题是确保莫桑比克的安全。

莫桑比克发展和经济规划部长已经吁请供应军火和装备，从而保卫他的国家，供应其他形式的援助来补偿所遭受的损失。我国代表团认为这项呼吁是行使《宪章》第五十一条“单独或集团自卫之自然权利”的规定而提出的。面对这项呼吁，安全理事会只有两条行动途径可以选择：安全理事会自己采取必要措施来消除莫桑比克所受到的威胁，或者应该使各会员国能够提供加强莫桑比克自卫能力所必需的援助。后面这个行动途径是现在莫桑比克所寻求的途径，显然这是因为安全理事会自己无法有所行动的缘故。

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不是在处理一件普通的侵略案件，根据定义，普通的侵略是一国使用武装部队进攻另一个国家。我们的对手是一个武装集团，是国际社会认为非法的集团。受到该非法集团威胁的国家，和被它所控制的人民，以及整个国际社会，为了从政治上，如果必要的话也从军事上，消除这个集团而一起合作，这是完全正当的，这样才能解放南罗得西亚的人民。他们的取得独立是一个国际义务。

如国际上能为加强莫桑比克和其他邻近国家的防卫能力集体作出援助和支持的表示应该能使伊恩·史密斯集团了解情况，从而为任何和平倡议的成功提供便利，以纠正目前在南罗得西亚的非法存在的局面。

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就是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所以建议安理会一致通过。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古巴代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阿拉尔孔先生（古巴）：主席先生，古巴代表团首先要和其他各代表团一道，同声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鉴于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我们祝贺你的时候，特别感到高兴。这种关系证明，政治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可以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发展国际合作。而且，我们知道你的经验和才干，所以对安全理事会这次重要辩论抱着乐观的态度。谢谢你和安全理事会其它各理事国接受我们的请求，让我们参加现在进行的辩论。

莫解阵线主席兼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总统萨莫拉·莫伊塞斯·马谢尔同志在六月十八日的声明中，叙述了安理会正在审议中的局势的严重性，而且清楚地说明为什么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必须紧急采取行动，彻底消除伊恩·史密斯种族主义集团和南部非洲其它殖民主义政权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造成的威胁。

既然莫桑比克人民高级发言人已经发表这项庄严、诚恳和坚定的声明，任何人都不应该再存有疑问或保持沉默。罗得西亚殖民地附近的当前局势令人非常担忧，需要刻不容缓地采取有效和坚决的措施，来恢复和平，消除今日世界上一个最严重的紧张局势的温床。

国际社会对莫桑比克人民责无旁贷。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是地球上最年轻的国家之一，在前几天才庆祝独立两周年。殖民主义掠夺莫桑比克的财富，剥削莫桑比克的劳动群众，使莫桑比克的经济畸形发展，而受目前仍在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统治下的几个邻近领土的市场牵制。莫桑比克摆脱了这一切，在万分艰苦的情况下实行自治。欧洲的殖民主义所带来的不是文明，而是痛苦和饥饿；它残酷地剥削莫桑比克人民，经过四个世纪的剥削后，抛弃这个领土，既没有学校或医院，也没有必要的基本结构来建设一个独立的社会。

因此，在特别不利的情况下，莫桑比克人民着手建设一个独立的民族经济，确是一项艰难的奋斗。在这方面，他们必须克服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一切障碍，并面对怀有敌意的邻国。然而，他们推行的国际政策是同津巴布韦和南部非洲其他各地仍然遭受外国压迫的非洲兄弟继续团结一致。在莫解阵线和马谢尔总统的

英明领导下，历来都是坚定不移地推行这种政策，目前仍然如此。

这种态度的一个实例是莫桑比克在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决定封闭它同罗得西亚的边界，并充分执行国际社会对这个冒牌政权实施的制裁。莫桑比克人民——遵照安理会通过的决定——采取这种作法，勇敢地忍受这种令人钦佩的行为所引起的牺牲。由此可见，莫桑比克表现出遵守并认真履行它的国际义务和联合国会员国的地位。这种表现，同安理会某些理事国的行为，恰成对比。这些理事国，比别人更有义务对史密斯充分实施制裁——它们自己赞成这种制裁，但在日常行动上却破坏这种制裁。

一个新独立的小国家，一个没有重大资源、面临着种种实际困难的国家，能够采取一贯的、庄严的、负责任的态度，有些西方国家却不理会制裁，继续向索尔兹伯里集团提供物质和政治方面的援助，企图竭尽一切外交手段，象马歇尔总统所说，要强迫津巴布韦人民接受一种解决办法，其中要求这个英国殖民地的冲突的任何解决方法，都必须让伊恩·史密斯插手。

从它们对罗得西亚政权的政策，可以看出它们的真正意图。它们嘴上谴责种族主义，其实种族主义之所以继续不断存在于南部非洲，最应该归咎于它们。早在一九六五年，白种移民就背叛英国政府，并且不理睬联合国，而宣布非法“独立”。这种独立只不过是对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非洲人永远实施种族主义的殖民压迫。后来，史密斯先生的盟友们提出一个又一个的借口，来麻痹国际社会，阻止采取有效措施消灭这个种族主义政权并消除这个严重的国际紧张局势的温床。结果，又有新一代津巴布韦人生下来在法西斯剥削者集团的枷锁下过活。

在同一时期内，这些国家拒绝采取行动对付史密斯先生和他的走狗，一方面毫不犹豫地利用它们的武装部队打击全世界各地的解放运动，或者到处替傀儡政权和反动政权撑腰。每次谈到索尔兹伯里政权，这些国家就在联合国此地主张采用温和办法和谈判，反对使用武力，但是，它们自己却冒天下大不韪，使用武力对付拿起武器来争取自己权利的各国人民，从印度支那到加勒比。

每逢非洲国家和盟友坚决认为南部非洲的局势威胁到世界和平，安全理事会必须断然采取行动，这些国家就设法把冲突尽量说得不严重，并主张国际社会应该袖手旁观，麻木不仁。

提倡这种笨拙政策的人注定要失败。他们具有种族主义的狂妄头脑，无法了解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低估非洲人民的战斗力。他们愚昧地相信葡萄牙帝国和少数集团暴政是稳固的。他们给予葡萄牙的殖民主义一切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支持，直到葡萄牙的殖民主义，连同葡萄牙本国的法西斯制度，在人运、莫解阵线和几佛非独立党的光荣战士的冲击下崩溃为止。

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一直等到响应自由的呼声传到仍在种族主义少数统治下的领土的边界，等到他们失去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境内的支援基地，才开始关怀南部非洲的局势。等到这个时候，它们才开始试用似乎比较有感情的话，来谈论非洲人民的问题。在此以前，它们的发言人从来没有表示这样热心希望访问非洲；在此以前，他们的所谓自由的报章从来没有表现过这样热心打听世界上这个地区所发生的事情。它们的发言人使用为时已晚的手段，企图制造混乱，引诱非洲的战斗离开确实稳当的胜利途径。今天同往日一样，帝国主义企图替它在索尔兹伯里和比勒陀利亚的伙伴赢取时间；今天同往日一样，它企图阻挡非洲革命的前进；今天同往日一样，它最关怀的是保护它在南部非洲的庞大投资，保护它依靠种族隔离制度和对非洲劳动群众施行种族主义剥削而得的优厚利益。

帝国主义者对待非洲人民的政策是值得大家担忧的一件事。庞大的垄断财团和代表垄断财团利益的政府还不相信殖民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不相信它们让非洲人民创造自己前途的时机到了。

非洲各独立国家经常是帝国主义及其新老殖民主义代理人推动侵略的目标。南非侵犯安哥拉人民共和国、雇佣兵进攻贝宁、对赞比亚、博茨瓦纳和其它前线国家的不断挑衅，对埃塞俄比亚和其它进步国家的反动威胁和阴谋，对莫桑比克有系统地进行侵略，这一切都证明帝国主义者还不放弃继续统治非洲人民的计谋。

莫桑比克自从一九七五年获得独立以来，一直面临着索尔兹伯里政权对它发动的未经宣布的战争。这场冲突使1,400名以上的平民丧失生命，造成大规模的物质破坏，并为莫桑比克人民带来无法形容的痛苦。

这种局势不能继续下去。国际社会有责任尽力结束这种局势。进步的国家和力量必须履行它们的义务，同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团结一致，为协力援助它坚决抵抗侵略。这不是向莫桑比克提供援助的问题；莫桑比克的人民或政府并不恳求任何人的恩惠。不熟悉莫桑比克历史的人，也许不知道莫桑比克的口号“继续斗争”，并不是一时流行的话，也不是专为国际雄辩术而发明的口号。“继续斗争”是莫解阵线的战士同葡萄牙殖民主义进行斗争在最艰苦的时刻喊出的英勇口号。这个口号是走向战场的人向在争取自由的危险道路上献出生命的人表示的敬意，是革命的先锋表示决心化言语为行动，努力不懈，直到全面胜利为止。莫桑比克人民在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五日赢得独立的时候，就实现了这句口号。历史将比殖民主义者所预料的更快证明它不可屈服的力量。

这不是向莫桑比克提供援助的问题；这是遵守我们共有的责任对共同斗争作出贡献的问题；在这场斗争中，莫桑比克光荣地和勇敢地作出最大部分的牺牲。

显然，联合国如果对比勒陀利亚和索尔兹伯里的种族主义政权一贯地采取了行动，今天安理会审议的问题就不会存在。言语无法形容罗得西亚军队对莫桑比克人民犯下的罪行。任何人如果试图在如今已晚的时刻阻止有效的国际行动，就应该承担种族主义者所造成的暴行、杀戮和破坏的责任。鼓吹在南部非洲采取骗人的和平解决的人，应该向我们解释，他们认为使非洲村庄夷为平地、消灭了爱好和平的居民、破坏了他们的收获及使他们的学校和医院沦为废墟的暴行，还要继续多久。难道他们不认为残害非洲人民的暴力行为是不可容忍吗？某些西方大国一心一意只为欧洲人民谋求和平，却忽视非洲人民的痛苦，这种情形还要继续多久呢？难道这不是简单明了的种族主义态度？

我要欢迎以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副主席兼该国发展和经济规划部长马赛利诺·多斯·桑托斯同志为首的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来参加这次辩论。在过去有许多次，我们有机会在联合国和在许多其它国际团体里遇见多斯·桑托斯同志。那时正是莫桑比克人民与葡萄牙殖民主义进行武装斗争的艰难时刻，他代表战斗中的莫桑比克人民参加会议。

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莫解阵线一贯坚决捍卫本国人民的利益。在整个斗争期间，我们一直同他站在一起。他一在此地参加我们的会议，使我确实感到荣幸和快慰。不过，他在此地出席会议，也是对安理会全体理事国的一个警告和提示。我们今天欢迎自由和独立的莫桑比克的代表团，总有一天我们也会同样高兴快慰地欢迎解放后的津巴布韦的代表，解放后的纳米比亚的代表，和摆脱了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后的南非的代表。

古巴人民和政府再度表明他们同莫桑比克的兄弟姐妹们的战斗团结。尽管我们在地理上相距很远，但是我们正团结一致，为自由和社会主义进行共同斗争。我们同他们一起，宣布继续斗争，永远斗争，直到胜利为止。

主席：谢谢古巴代表对我的夸奖。

陈楚先生(中国):中国代表团首先愿对许多非洲国家派遣部队级代表出席此次会议表示热烈的欢迎。我们认真地听取了桑托斯部长阁下以及其他非洲国家和第三世界的许多代表的发言，这些发言充分体现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的战斗团结。莫桑比克代表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南罗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大举武装入侵莫桑比克的严重罪行，并对这种罪行进行了义正词严的强烈谴责，中国代表团对此表示坚决支持。

今年以来，南罗种族主义政权不断向周围的赞比亚、博茨瓦纳和莫桑比克等非洲独立国家进行军事威胁、挑衅和入侵。据不完全统计，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就对莫桑比克进行了一百余次军事挑衅和进攻。它们所到之处，烧、杀、劫、掠，无恶不作，造成莫桑比克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尤其令人发

指的是：南罗种族主义军队继今年五月大举入侵莫桑比克，侵占马派地区，悍然袭击津巴布韦游击队营地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最近又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对莫桑比克再一次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侵略，屠杀埃斯蓬加贝雷的平民，严重破坏市镇，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更加不能令人容忍的是，史密斯竟然厚颜无耻地对其罪行加以抵赖，说什么这些“根本不是侵略”，而只不过是“一种防御性行动”。这是十足的赤裸裸的强盗逻辑！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这一疯狂侵略行径，不但是对莫桑比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极其严重的侵犯，而且也是对全体非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猖狂挑衅。对此，中国代表团表示极大的愤慨并给予最强烈的谴责。

萨莫拉·马谢尔总统在六月十八日就此问题所发表的严正讲话，大大鼓舞了莫桑比克人民和南部非洲人民的斗志。中国政府和人民完全同情莫桑比克人民和南部非洲人民，坚决声援和支持他们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的正义斗争。我们深信英雄的莫桑比克人民在萨莫拉·马谢尔总统的领导下，一定会对南罗侵略者给予应有的惩罚，罪行累累的史密斯和沃斯特反动政权必将遭到彻底失败的可耻下场。

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近一个时期来对周围非洲独立国家的疯狂侵略行径并不说明它的强大，相反倒正好说明它在津巴布韦人民武装斗争日益发展的沉重打击下，愈来愈陷于无法自拔的绝境。它正象中国成语所说的“狗急跳墙”那样，妄图通过对前线国家进行军事威胁、挑衅和入侵等冒险行动，来阻止广大非洲国家和人民对津巴布韦人民武装斗争的支持，以拯救其面临的灭顶之灾。这当然只能是白日作梦，痴心妄想。而它的倒行逆施却进一步教育了广大非洲人民，使他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反动透顶的种族主义者是决不会心甘情愿地自动交出政权和退出历史舞台的，也决不会放弃使用它们手中掌握的暴力来对付革命人民的。只有用革命的暴力来对付反革命的暴力，只有加强和发展人民的武装斗争，才是津巴布韦和其他南部非洲人民取得独立和解放的可靠的道路。与此同时，人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南罗种族主义政权对一系列非洲独立国家的军事挑衅和入侵，是在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支持下和一个超级大国的纵容下进行的。不久前还发生了另一个超级大国组织雇佣军大举入侵另一个非洲主

权国家的严重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都是同超级大国加剧争夺南部非洲和世界霸权密切相关连的。但是，超级大国的罪行也必将激起非洲国家和人民的更加强烈的反抗，并促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拒狼防虎”的重要意义。南部非洲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历史潮流是谁也阻挡不了的。津巴布韦和其他南部非洲人民在非洲各国人民的支持下，必将会提高警惕，加强团结，依靠自己的力量，按照自己的愿望，挫败种族主义的捣乱和超级大国的种种阴谋，最终实现他们的独立和解放。

中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应该主持正义，最严厉地谴责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入侵莫桑比克等非洲独立国家的罪恶行径，谴责南非种族主义当局勾结史密斯政权狼狈为奸的罪恶行径，坚决支持津巴布韦人民和其他南部非洲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莫桑比克政府和人民保卫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正义斗争，并呼吁世界各国和人民给予它们一切必要的支持和援助。

鉴于上述，中国代表团将投票支持贝宁等七国提出的S／12353号决议草案。

主席：今天下午的发言人名单很长，还要作出一个重要的决定。我曾经郑重考虑过在这个时候提出我自己的一个决议，来谴责迟到，赞扬准时出席，要求我们今天下午准时展开工作；不过，我将依靠这项呼吁来获得我所期望的结果。

下午十二时五十分散会